

## 黑色的犬

必須斷阻目前的安逸，斬釘截鐵的他對自己說，他將切下最甜蜜的息肉。這是誰都無法插手的業務，他需要冷靜如劊子手一般訓練有素且無聲無息的進行，這一切都是為了準備讓自己再一次的混沌，代價與終點不明。

總之，無法在被什麼約束著，雖然還有很多事情尚未明朗化，可穿梭在這不被擁抱的人群之中，愛儼然已成為最溫柔的利器，剝削消化他與自己有關的任何連結，與折斷尾巴倉皇逃走的壁虎，斷食了生命中引以為傲的部分活了下來，卻不再有任何存在感一般。用清單來條列生活，以為能與現實有了某部分的關聯，自己是這麼需要與現實有所接觸，他總是這麼以為的，可每當在混亂的回憶面前就變的怯懦，他知道他想念混亂比秩序來的重，他需要擁有存在比需要她還多。

最終還是得回到轉角的套房，他這麼想著，樓上就住著現在身邊的她。她還沒回來，他還有時間不露出破綻，進行切除的計畫開始進行。仔細環顧空間，體會孤獨比學習在一起這件事情要來的簡單，他坐在書桌前持續拼梵谷的自畫像，替自己做好的冷酷異境比起面對世界末日來的容易，自己就是冷酷異境，愛則是世界末日，這些日子他一直持續傳簡訊給一個人，她存在於他的過去，可以使他仍感受到自己的聯繫，這個人是 131，他們認識的時間比現在他所能掌握的朋友都還來的早。131 是他國小時期的記憶，也是從那時起，他開始看的見黑色的犬，夜晚是這犬吠叫的時刻，這形成了一個定義，他與 131 只在夜晚交談，以 86 字為限的文字簡訊裡。

他現在必須依靠 131 的簡訊才能進入深層的睡眠，這方法如安眠藥有力過往的跡象顯示上癮後就必須一直憑藉著它生活下去，這是慣性的法則，誰也沒有辦法改變。

「實在搞不懂自己到底哪裡值得被愛」131 一定會回覆這個無理又矯情的疑問，因為他曾愛過他，他知道。

訊息在通過電訊傳送的期間，想要忽略可是在意感越發明顯，歇斯底里覺得回應的時間越拉越長，這不是一朝一夕改變的，不該再去維持這種關係的，可他什麼也放不開，需要有人證明他的存在，因為他的存在感是那麼的薄弱，薄弱到要靠已經有點久遠 131 的兒時記憶來維持。在腦中思考千百個能讓自己活下去的理由，這恰巧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無論如何他都要去嘗試。

其實，131 早已揚長而去，像甩尾般甩開關於他的種種，這裡沒有愛只剩下曾經，因此才有坦然，字句裡的情感一日一點的在減少，死去，化為無，他可以感受到。一方面為了這樣的連結心存感激，也為了失去的他從不曾要過的愛感到痛心，又有什麼失去了，他想著，然後潛入更深的夜裡，與夜試圖融為一個整體，想成為星空那樣的事實，為什麼存在感無法製造呢？時間與無能為力不斷穿越他的身體，此時黑色的犬跳出來咬取最後一塊能吞嚥的愛，他的愛也正在減少，死去，化為無。

明天是現在的她回來的日子，他異常的躁動，確定所有關於愛的事實已經失

去意義，現在擺在他面前的，只有足以面對她說說話的殼子，他想與所有人保持距離，與愛保持距離，頭痛開始劇烈的影響著他的思考

「為什麼我會養了一頭怪物，愛所蝕下的黑洞太大了，可以裝進所有的東西」一切疑問的存在，都是對於存在這件事所發出的疑問，已經沒有愛可以養她，因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而努力，他不禁為此感到悲傷。

「因為在牠住進去以前，你不覺得那是一頭怪物」突然有一個聲音加入了對話，是黑色的犬，牠深愛著人們空虛寂寞的時刻

「存在感這件事情，會把我們啃食掉喔」聲音再一次鏗鏘有力的擲在空間裡，可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人在那裡，空無一人的套房中，只有微弱的風扇轉著繞著，還有因為風而搖曳的窗簾，以及他的微弱呼吸。

犬的型態是什麼不大清楚，只曉得他蟄伏在夜裡，即使你已經躺在床上閉上眼睛準備逃進夢裡，他都會緊隨著你空虛的尾巴，硬是把你從床鋪上叫醒，逼你一定要對話，他沒有逃避犬的邀請，原因是他已經沒有愛能供應黑色的犬吞食，如果說存在感也能算的上犬的食物，那他僅有的這些他不想失去，只有存在感薄弱而現實的愛豐沛無比的人，才有機會讓犬注意且吞噬。

「原因是因為沒有存在感的人受到我的吸引，所以他們很容易接受誘惑，真的是一引誘就上勾」他看著犬拿著剛吞噬下的愛在他面前晃來晃去，犬並不把這當一回事，自顧自的繼續說著

「到最後，我會把這些人一個都不剩的吃進肚子裡，所以要先搞懂他們在想什麼，對我來說是很有幫助的，只要了解後，就可以早一點吃進去」犬舔噬著血淋淋的愛，挑釁意味濃厚，他喉頭本已有了對策反駁犬的話，卻只能勉強擠出幾個字，然後他聽見自己的聲音

「要怎麼樣才清楚每個人的存在感，因為他們都是不同的存在阿」

「這很簡單，只是一般人不得要領，我也不能告訴你，畢竟這是我賴以維生的工具」砂石車經過發出轟隆的巨響，使得犬嚇的跳上了衣櫃，他與犬就這麼對視著

「那我已經可以被吞入了嗎」

「還不行喔，你還有一些什麼…總之你撲溯迷離的連結還有許多，在你無力掌控的關係裡頭，總是潛藏著一些**意義**，我會出現在這裡，是因為我想早點切除你的意義，不然我會很麻煩的」說完後，犬就消失了，如同牠出現時一樣迅速敏捷。

他繼續回到床上，持續盯著犬剛才站立的衣櫃，全身無力軟啾啾的，剛才在犬面前硬撐出的存在感，慢慢消退，下一次的對壘很快就要來臨，他得提早做準備，還有些什麼潛藏在無力掌控的關係之中，他思索著黑色的犬試圖表達的意義，這場防衛的重點在於情報，於是他繼續發送簡訊，傳給任何一個他電話簿裡出現的數字。

而他還在等著 131 的簡訊，一定是因為沒有回覆才讓犬有機可趁，他小心翼翼的重新閱讀自己寫的文字，開始遷就他人選擇一些簡單易懂的文字，放過別人也放過自己，正打到 34 字時，手機發出聲響，這聲響把他從恐懼中脫出

「我想每個人都有不完美，但自己都會有吸引人的獨特氣質，和你相處我覺得很

開心，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愛是不得言語的，真實存在的愛會帶領我們到麻煩的地方」他仔細推敲後按下傳送鍵，然後 131 以三十秒鐘的速度回覆

「因為不能忍受孤獨，所以都選擇接受了愛，明明知道是個毒藥，那你還愛她嗎」核心的問題，讓他害怕犬是否伺機而動，關於愛的辭彙太敏感，正好足夠已經什麼都沒有的自己供應犬飽食一餐。

「不知道，或許潛意識仍害怕著那樣的傷害，我指的是加速分離為了避免分離這個論點，但最重要的是自己無法在被什麼綑綁住了，有比愛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他激烈的打下文字，咬了手指也抿了嘴唇，電訊那頭的 131 的動作則是不得而知

「想存在所以想愛，是嗎？什麼時候我們會在見面呢」突如其來的邀約，讓他驚慌，他沒有勇氣去見任何過往的人，否則強迫症一定會發作，光是決定穿哪件衣服穿哪雙鞋子就可以讓他煩惱一個星期，總是希望以完美的姿態面對以往，企圖保留在他人心中的美好印象。

「必須得要完整自己才得以愛人，犬已經吞噬掉新鮮的事實，有些愛已經過期太久了」他看著未傳送的 34 字簡訊，終於進入睡夢。

手機突然震動起來，是黑色的犬捎來了一封訊息。

「我將會再去拜訪你與你的愛」

第二次的出現，黑色的犬直接伏臥在他的床頭，他很確定，這次是九死一生的情形，如果不小心應付，他馬上就會消失。

「關鍵點在於，存在感在自我面前是沒有痕跡的，需要透過別人的眼睛才能看見，我擁有每個你所在意的人的眼睛，我透過他們看見你，我現在正要做的就是判斷這件事」犬說明接下來要對我實行的步驟後，空間只剩牠越來越深邃的眼窩，散發光亮，與牠黑色的毛髮形成反差，犬正用擁有的眼睛們探照燈般的打量他，這種感覺就像是進入 X 光儀器前，護士交代褪去所有的衣物，包含內衣，應該會只剩下內褲，罩著一件類似浴袍但很薄的手術衣，赤裸與冰冷的儀器還有刺眼的日光燈一同給予無力感，需要防衛但什麼也不能遮掩。

「你現在是不是想到了什麼」黑色的犬說，目光沒有停止

「為什麼，愛對自我而言會是毀滅呢，一定得使自己沒有能夠立足的地點才行」他想，已經彈盡援絕，因此放棄抵抗眼神的侵襲。他突然想起 131 與現在的她，無法分清楚愛與存在感所夾雜的複雜情緒。

「你正在凝聚起來的，避免你消失的意義，正是你所有的愛，這種事情我看過太多，你所能想起的確是少數讓我猶疑的」犬已經收斂目光，什麼都不做的看著他。

「這會是強大的愛，還是強大的毀滅我不清楚，但可以確定的是，你以自己所發展出去的連結，複雜到足以讓你的後半輩子繼續被這些所引導著，不管是通達痛苦還是快樂，都包括在愛之中」這樣聽起來，犬是不打算讓他的存在消失了。

他不禁感謝起他人眼中所反映的自己，因為這裡並沒有“我”所存在的事

實，正是那些有意無意的愛使他得以存活下去，愛會因沉默而慢慢被吞噬至虛無，但是他仍需擁有堅定存在的意義，正在經過的一切都只是歷程。

他的桌面正靜靜躺著一本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正好翻到這句話替他與黑色的犬的相遇，以及與現在的她分離，作出完美的詮釋。

「無論我創造什麼，而我又多麼喜愛它，我很快就會與它以及我的愛對立，我的意志要我這樣」尼采躍過時空正輕輕耳語著……。